

集部

宋文鑑卷五十

宋 呂祖謙 編

奏疏

應詔言朝政闕失

司馬光

臣准西京牒准三月三十日詔勅朕涉道日淺晻于致治政失厥中以干陰陽之和乃自冬迄春旱暵為虐四海之内被災者廣間詔有司損常膳避正殿兾以塞責

消變歷日滋久未蒙休應嗷嗷下民大命近止中夜以興震悸靡寧永惟其咎未知攸出意者朕之聽納不得於理歟獄訟非其情歟賦斂失其節歟忠謀讜言鬱於上聞而阿諛壅蔽以成其私者衆歟何嘉氣之不効也應中外文武臣寮並許實封直言朝政闕失朕將親覽考求其當以輔政理三事大夫務悉心交儆成朕志焉

臣伏讀詔書喜極以泣昔成湯以六事自責今陛下以四事求諫聖人所為異世同符凡詔書所言皆即日之

深患陛下既已知之羣臣夫復何云曽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陛下誠知其如是復能斷志無疑不為左右所移則安知今日之灾沴不如太戊之桑穀太宗之雊雉成王之雷風宣王之旱魃更爲宗廟生民之福乎然自詔下以来臣不知中外之臣亦有以當今之急務生民之疾苦力為陛下別白言之者乎葢必有之矣而臣未得聞也臣竊不自揆伏念父子受國厚恩備位侍從鼎在朝廷屢以狂瞽塵浼聖聰聞

以衰疾自求閑官不敢復預國家之議四年於茲矣幸遇陛下發不世之詔問以朝政闕失斯實千載一時古人雖在畎畝尤不忘君況居位食禄者乎是以不敢畏當塗避衆怒愛微軀保妻子心知時事之可憂而塞嘿不言也竊觀陛下英睿之性希世少倫即位以來鋭精求治恥爲繼體守文之常主高欲慕堯舜之隆下不失漢唐之盛擢俊傑之才使之執政言無不聽計無不從所譽者超遷所毀者斥退垂衣拱手聽其所為推心置

腹人莫能間雖齊桓公之任管仲蜀先主之任諸葛亮
殆不及也執政者亦悉心竭力以副陛下之欲恥為碌
碌守法循故事之臣每以周公自任是宜百度交正四
民豐樂頌聲旁洽嘉瑞沓至乃其效也然六年之間百
度紛擾四民失業怨憤之聲所不忍聞災異之大古今
罕比其故何哉豈非執政之臣所以輔陛下者未得其
道歟所謂未得其道者在於好人同已而惡人異已是
也陛下既全以威福之柄授之使之制作新法以利天

下是宜與衆共之捨長取短以求盡善而獨任己意惡人攻難羣臣有與之同者則擢用不次與之異者則禍辱隨之人情誰肯棄福而取禍去榮而就辱於是天下之士躁於富貴者翕然附之爭勸陛下益加委信順從其言嚴斷刑罰以絶異議如是者往往立取美官比年以來中外執事權者皆此屬矣其懷忠直守亷恥者皆擯斥廢棄或罹罪譴無所容立至於臺諫之官天子耳目所以規朝政之闕失糾大臣之專恣此陛下所當自

擇而亦使執政擇之彼專用其所親愛之人或小有違忤即加貶逐以懲後來必得佞諛之尤者然後使為之如是則政事之愆謬羣臣之姦詐下民之疾苦遠方之寃抑陛下何從得聞見之乎又奉使詢訪利害於四方者亦其所親愛之人皆先稟其意指憑其氣勢以驅迫州縣之吏善惡繫其筆端升黜由其唇吻彼州縣之吏承迎奉順之不贍何暇與之講利害立同異哉及其入奏則云州縣守宰咸以為便經久可行陛下但見其文書

燦然可觀以為法之至善詢謀僉同豈知其在外之所為哉更增為條目務求新巧互陳利病各事改張使晝一之法日殊月異久而不定吏民莫知所從葢由襲故則無功出奇則有賞彼皆進身之私計非有益國便民之志又令使者督責所在監司監司督責州縣上下相驅競為苛刻奉行新法稍不盡力則謂之非才不職及沮壞新法立行停替或未熟新法論有違犯皆不理赦降去官與犯贓者罪同而重於犯私罪者州縣之吏唯奉行文書赦免罪戾之不暇民事不復留心

矣又潛遣邏卒聽市道之人謗議者執而刑之又出榜立賞募人告捉誹謗朝政者臣不知自古聖主明王之政固如是耶昔堯稽于衆捨已從人舜戒羣臣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此其所以為帝王稱首者也聞秦惡聞其過殺直諫之士禁偶語之人及其禍敗行道之人皆知而已獨不知此所以為萬世戒者也子産相鄭鄭人游于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請毀之子産曰何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

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
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
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不如吾聞
而藥之也何今之執政異於古之執政乎齊景公謂梁丘據曰
惟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為和和如和羹焉
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
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
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

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民不干民無爭心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謂所否據亦曰否以水濟水誰能食之令朝廷之臣對揚啓沃亦有異於梁丘據者乎衛君言計非是而羣臣和者如出一口子思曰以吾觀衛所謂君不君臣不臣者也人主自臧則衆謀不進事是而臧之猶却衆謀況和非以長惡乎夫不察事之是非而悅人贊己闇莫甚焉不度理之所在而阿諛求容諂莫甚焉君闇臣諂以在民上民不與也若此不已國

無類矣子思言於衛侯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君出言自以為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自以為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君臣既自賢矣而羣下同聲賢之賢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如此則善安從生令執政主新法羣下同聲賢之有以異於衛國之政乎是以士大夫憤懣鬱結視屋竊歎而不敢言庶人飢寒憔悴怨歎號泣而無所控告此則陛下所謂忠謀讜言鬱於上聞而阿諛壅蔽以成其私者也苟忠讜退

伏阿諛滿側而望百度之正四民之樂頌聲之洽嘉瑞之臻固亦難矣方今朝之闕政其大者有六而已一曰廣散青苗錢使民有負債日重而縣官無所得二曰免上戶之役斂下戶之錢以養浮浪之人三曰置市易司與細民爭利而實耗散官物四曰中國未治而侵擾邊境得少失多五曰結保甲教習凶器以疲擾農民六曰信狂狡之人妄興水利勞民費財若其他瑣瑣米鹽之事皆不足為陛下道也捨其大而言其細捨其急而言

其緩外有獻替之迹內懷附會之心是姦邪之尤者臣不敢爲也凡此六者之爲害人無貴賤愚智莫不知之乃至陛下左右前後之臣日譽新法之善者其心亦知其不可但欲希合聖心附會執政盜富貴耳一旦陛下之意移則彼之所言亦異矣臣今不敢復費簡札叙利害以煩聖聰但願陛下勿詢阿諛之黨勿徇權臣之意斷志罷之必有能爲陛下言其詳者矣此六者之中青苗免役錢爲害尤大夫力者民之所生而有也穀帛者民可

耕桑而得也至於錢者縣官之所鑄民不得而私爲也自未行新法之時民間之錢固已少矣富商大賈藏鏹者或有之彼農民之富者不過占田稍廣積穀稍多室屋修完耕牛不暇而已未嘗有積錢巨萬於家者也其貧者藍縷不蔽形糟糠不充腹春指夏熟夏望秋成或爲人耕種資采拾以爲生亦有未嘗識錢者矣是以古之用民者各因其所有而取之農民之役不過出力稅不過穀帛及唐末兵興始有稅錢者故白居易譏之曰私家

無錢鑪平地無銅山言責民以所無也今有司爲法則不然無問市井田野之民由中及外自朝至暮唯錢是求農民直豐歲賤糓糶其所収之糓以輸官比常歲之價或三分減二於斛㪷之數或十分加二以求售於人若直凶年無糓可糶吏責其錢不已欲賣田則家家賣田欲賣屋則家家賣屋欲賣牛則家家賣牛無田可售不免伐桑棗撤屋材賣其薪或殺牛賣其肉得錢以輸官一年如此明年將何以爲生乎故自行新法以來農

民尤被其患農者天下之本農既失業餘民安所取食哉今貨益重物益輕年雖饑穀不甚貴而民倍困爲國計者豈可不少思其故哉此皆斂錢之咎也北盡塞表東被海涯南踰江淮西及邛蜀自去歲秋冬絶少雨雪井泉溪澗往往涸竭二麥無収民已絶望孟夏過半秋種未入中戶以下大抵乏食采木實草根以延朝夕若又如是數月將如何哉當此之際而州縣之吏督迫青苗助役錢不敢少緩鞭笞縲紲唯恐不逭婦子皇皇如

在湯火之中號泣呼天無復生望臣恐鳥窮則啄獸窮則攫民窮困已極而無人救恤羸者不轉死溝壑壯者不聚爲盜賊將何之矣若東西南北所在嘯聚連羣結黨日滋月蔓彌漫山澤蹈藉城邑州縣不能禁官軍不能討當是時方議除去新法將奚益哉綠林赤眉黃巾黑山之徒自何而有皆疲於賦歛復值饑饉窮困無聊之民耳此乃宗廟社稷之憂而廟堂之上方晏然自得以爲太平之業八九已成此臣所爲痛心疾首晝則忘食

夜則忘寢不避死亡欲默而不能者也易復之初九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言過而能改雖悔不大也其上六曰迷復凶有災青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言迷而不復凶且有災於君道尤不利也昔秦穆公敗於殽作秦誓曰唯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唯今之謀人姑將以爲親雖則云然尚猷詢茲黄髮則罔所愆畨悔棄老成之遠慮用利口之淺謀以取覆敗而思補其過也故能終雪前恥彊覇西戎漢武帝征

伐四夷中國虛耗賊盜羣起又喪貳師之軍乃下哀痛之詔曰迺者以縛馬書徧示丞相御史二千石諸大夫議郎為文學者皆以虜自縛其馬不祥甚哉公車方士太史太卜皆以為吉今計謀卦兆皆反謬盩紿寤公卿方士之諂諛對不以誠致誤國事有悔於心也故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天下復安自國家行新法以來天下之人心祈口禱惟兾陛下之覺寤而拯救其失以蘇疲民如望上天之膏澤日復一日以至于今及今改之猶

可救也過是則民力屈竭一旦漁然離散乃始勞心安集豈不難哉竊覩陛下詔書畏天災深自咎責丁寧懇切或有所改為也若徒著之空文而於新法無所變更是猶臨鼎哀魚之爛而益薪不已將何補哉陛下誠能垂日月之明奮乾剛之斷放遠阿諛勿使壅蔽自擇忠讜為臺諫官収還威福之柄悉從已出詔天下青苗錢勿復散其見在民間逋欠者計從初官本分作數年催納更不収息其免役錢除放差役並依舊法罷市易務

其所積貨物依元買價出賣所欠官錢亦除利催本罷拓土闢境之兵先阜安中國然後征伐四夷罷保甲教閱使服田力穡所興修水利委州縣相度凡利少害多者悉罷之如此則中外讙呼上下感悅和氣薫蒸雨必霑洽矣彼阿諛之人附會執政者皆緣新法以得富貴若陛下以爲非而捨之彼如魚失水必力爭固執而不肯移顧陛下勿問之也臣切聞陛下以旱暵之故避殿撤膳其焦勞至矣而民終不預其澤不若罷此六者立有溥

博之德及於四海也又聞京師近雖獲雨而畿甸之外旱氣如故王者以四海爲家無有遠近皆陛下之赤子願陛下雖徇羣臣之請御正殿復常膳猶應兢兢業業憂勞四方不遽自寬以爲無復災也又諸州縣奏雨往往止欲解陛下之焦勞一寸云三寸三寸則云一尺多不以其實不可不察也又聞青苗之法災傷及五分則倚閣其間官吏不仁者至有抑遏百姓止放四分以下税此尤可罪者也臣在冗散之地若朝政小小得失臣

固不敢預聞今坐視百姓困於新法如此將爲朝廷深憂而陛下曾不知之又今年以來臣衰疾寖增恐萬一溘先朝露齎懷忠不盡之情長抱恨於黄泉是以冒死一爲陛下言之儻陛下猶棄忽而不之信此則天也臣不敢復言矣干冒宸扆臣無任懇切惶懼之至

論錢穀宜歸一　　呂誨

臣竊以洪範八政食貨爲先故古者國用必使冢宰制之祖宗之制天下錢穀自非常平倉隷司農寺外其餘

皆總於三司一文一勺以上悉申帳籍非條例有定數者不敢擅支故能知其大數量入為出詳度利害變通法度分畫移用取彼有餘濟彼不足指揮有司轉運使諸州如臂使指朝廷常選健吏精於理財者為三司官如陳恕林特李參之類皆稽職有名者也其餘非通曉錢穀者亦罕得叨居其任理資序受厚俸而已故能倉庫充溢用度有餘民不匱乏邦家乂安自改官制以來備置尚書省六曹二十四司及九寺三監各令有職事

將舊日三司所掌事務散在六曹及諸寺監戶部不得總天下財賦既不相統攝帳籍不盡申戶部不能盡知天下錢穀之數五曹各得支用錢物有司得符不敢不應副戶部不能制戶部既不能知天下錢穀出納見在之數無由量入為出五曹及內百司各自建白理財之法申奏施行戶部不得一一關預無由盡公共利害令之戶部尚書舊三司使之任也左曹隷尚書右曹不隷尚書天下之財分而爲二視彼有餘視此不足不得移

用天下皆國家之財而分張如此無專主之者誰爲國家公共愛惜通融措置者乎譬人家有財必使一人專主其支用使數人主之各務已分所有多互相侵奪而人人得取用之財有增益者乎故利權不一雖使天下財如江海亦有時而竭况民力及山澤所出有限劑乎此臣所以日夜爲國家深憂者也今縱未能大有更張欲乞且令尚書兼領左右曹侍郎則分職而治其右曹所掌錢物尚書非奏請得旨不得擅支諸州錢穀金帛

隷使提舉常平倉司者每月亦須具文帳申戶部六曹及寺監欲支用錢物皆須先關戶部符下支撥不得一面奏乞直支應掌錢物諸司不見戶部符不得應副其舊日三司所管錢穀財用事有散在五曹及諸寺監者並乞收歸戶部若以如此戶部事多官少難以辦集即乞減戶部冗末事務付閑曹比司兼領而通隷戶部如此則利權歸一若更選用得人則天下之財庶幾可理矣

請罷韓琦等轉官

呂誨

臣伏覩宰臣韓琦等轉官制辭皆賞先議建儲之功於體似未爲便宜儲貳者國家之根本根本未立大臣不言誰其言之盍其職爾豈得爲功言之者是公於天下而賞之者私於己也且漢史載文帝豫建太子但云有司所請不顯其人訖景帝世不聞賞建言者誠有旨哉自至和而後先帝服藥文武官請建儲副者無慮百十人可盡錄其功賞之耶去歲賞定策之功今日賞建儲

之議恩寵便蕃乃前世未聞之事也大庭宣揚是以爵禄誘人妄者因事以言必思後福其可得乎陛下自幼鞠育宫中乃先帝之意天命所屬保護者皇太后之功也羣臣何力之有借使臣下不言歴數何所歸乎貪天之功以為已力古人羞之琦等豈無是思臣所以願陛下不賞者為國家無窮之計唯聖智察焉

請諸路安撫舉辟士人　　吕誨

臣竊以本朝取士之路最廣入流之人寔繁常患遺才

似未得術非養之有素試之以事誠不可也如前朝藩鎮延辟士人既閱其實使之漸進庶幾得其用也臣欲乞令後藩鎮帶安撫使處許於本路舉人内選有行實曾得文解者歲辟一人權本州司士參軍且令差使觀其能效可以遠用候滿三考保薦聞上或賜以本科出身然後隨其器使必能適用與夫科場較藝取其一日之長其效遠矣朝廷久而行之士皆修飭風俗才無遺矣

論選部　呂誨

臣聞漢世諸侯自得置吏四百石以下其傅相大官則漢置之郡吏督郵從事悉任之於牧守魏晉而降始歸吏部益所以尊王朝而削郡國之權也甄陶流品因襲于今以天下之廣民政之本委牧守自擇賢良而佐之猶慮不得其人而况專於一司乎矧用刀筆以量才按簿書而責實限歲月以稽課待賢愚於一塗將使官無瘝曠民歸治理其可得也而又吏有定員入流之人無

限官隨歲積銓衡日紊不得救僥以澄源其郡吏督郵從事及縣之司籍丞簿尉當令牧守舉辟乃任命吏部謹其簿籍俟考秩當遷則稽之以課覈尚之以廉節訪之以時務較之以書判審此四實第爲五等三之上聞于朝當爲進任四之下俾其叙進降此則覆退及三載聽叙前職如是州郡得人生民受賜雖權重於牧守而命出於朝廷亦不減吏部銓覈之要矣

論王安石　　　　呂誨

臣竊以大姦似忠大詐似信惟其用捨繫時之休否也至如少正卯之才言偽而辨行偽而堅順非而澤强記而博非宣父聖明孰能去之唐盧杞天下謂之姦邪惟德宗不知終成大患所以言知人之難堯舜其尤病諸陛下即位之初起王安石就知江寧府未幾召為學士縉紳皆慶陛下之明擢有文之得以適其用也及進二台席僉論未允衡石之下果不能欺其重輕也古人曰廟堂之上非草茅所當言正謂是也臣伏覩參知政事

王安石外示樸野中藏巧詐驕蹇慢上陰賊害物斯衆
所共知者臣略疏十事皆目覩之實迹冀上寤於宸鑑
一言近誣萬死無避安石向在嘉祐中判糾察刑獄司
因開封府爭鵪鶉公事舉駮不當御史臺累移文催促
謝恩倨傲不恭相次仁宗皇帝上僊未幾安石丁憂其
事遂已安石服滿託疾堅臥累詔不起終英宗朝不臣
就如有疾陛下即位亦合赴闕一見稍存人臣之禮及
就除江寧府於私安便然後從命慢上無禮其事一也

安石任小官每一遷轉遜避不已自知江寧府除翰林學士不聞固辭先帝臨朝則有山林獨往之思陛下即位乃有金鑾侍從之樂何慢於前而恭於後見利忘義豈其心乎好名欲進其事二也人主延對經術之士講解先王之道設侍講侍讀常員執經在前乃進説非傳道也安石居是職遂請坐而講説將屈萬乘之重自取師氏之尊眞不識上下之儀君臣之分况明道德以輔益聰明者乎但要君取名而已其事三也安石自居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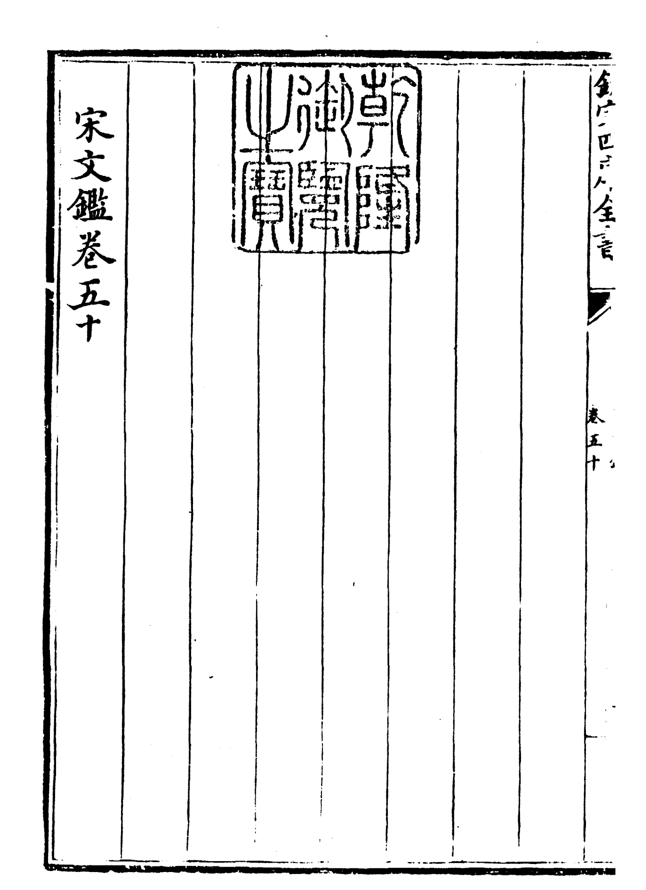
府事無大小與同列異議或因奏對留身進說多乞御批自中而下以塞同列沮論是則掠美於己非則斂怨於君用情罔公其事四也安石自糺察司舉駁多不中理與法官爭論刑名不一常懷忿隙昨許遵誤斷謀殺公事力爲主張妻謀殺夫用按問欲舉減等科罪挾情壞法以報私怨兩制定奪但聞朋附二府看詳亦皆畏避徇私報怨其事五也安石初入翰林未聞進一士之善首率同列稱弟安國之才朝廷與狀元恩例猶謂之

薄主試者定文卷不優其人遂罹中傷小恵必報纎仇必復及居政府纔及半年賣弄威福無所不至自是畏之者勉意俯從附之者自鬻希進奔走門下唯恐其後背公死黨今已盛矣怙勢招權其事六也宰相不視事衆若然不應是安石報怨之人丞相不書勑本朝故事旬日差除自專逐近臣補外皆不附已者妄言盡出聖衷若然不應是安石報怨之人丞相不書勑本朝故事未之聞也意示作威聳動朝著然令政府同列依違宰臣避忌遂專恣而何施不可專威害政其事七也凡奏

對御座之前唯肆强辯向與唐介爭論謀殺刑名遂致諠譁衆非安石而是介介忠勁之人務守大體不能以口舌勝不幸憤懣發疽而死自是同列尤甚畏憚雖丞相亦退縮不敢較其是非任性凌轢同列其事八也陛下方稽法唐堯敦睦九族奉親愛弟以風天下而小人章辟光獻言俾岐王遷居于外離間之罪固不容誅上尋有旨送中書欲正其罪安石堅拒不從仍進危言以惑聖聽意在離間遂成其事朋姦之迹甚明其事九也

令邦國經費要會在於三司安石居政府與知樞密者同制置三司條例兵與財兼領之其掌握重輕可知矣又舉三人者句當八人者巡行諸路雖名之曰商榷財利其實動揺於天下也臣未見其利先見其害其事十也臣指陳猥瑣煩黷高明誠恐陛下悅其才辯久而倚毗情僞不得知邪正無復辨大奸得路則賢者漸去亂繇是生臣究安石之迹固無遠略唯務改作立異於人徒文言而飾非將罔上而欺下臣竊憂之誤天下蒼生

必斯人矣伏望陛下圖治之宜當稽于衆方天災屢見人情未和唯在澄清不宜撓濁如安石久居廟堂必無安静之理臣所以瀝懇而言不虞横禍期感動於聰明庶判别於真僞况陛下志在剛决察於隱伏當質於士論然後知臣言之中否然詆訐大臣之罪不敢苟逭孤危若寄職分難安當復露章請避怨敵



宋文鑑卷五十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宋文鑑卷五十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劉湄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李荃

謄録監生臣楊遐齡

宋文鑑卷五十一

宋　呂祖謙　編

奏疏

論治本　孫沔

臣聞虞舜治家而納麓姬文刑寡而御邦周南歌關雎之德仲尼刪詩著為三百篇之首魯史先經以紀元妃丘明直書為十二公之始易以風自火出為家人之象

言號令之行于外由中正而明于内非嚴火風之威則難以正于家矣禮云身修而家齊家齊而國治國治而天下平王政之本基乎此矣是知先聖懼昵情之為患而立教於將來者也恭以皇帝陛下仁深溥博明達照臨好善無厭從諫弗咈紹三朝之謨訓躬萬幾之憂勤旰食在治將二十年雖古之聖帝明王致志行事無以過也令朝帶無專權之臣上無失道之事然而陰陽未和災變未息法令不行恩威不著者豈治内之道有所

未至歟臣不欲迂闊引喻前古顧以聞見五事而陳之而以言獲罪臣之職也伏以中宮正位德配至尊主陰治教為天下母三妃九嬪世婦御妾上下分統無有僭差百世不易之論也伏自景祐已來三黜寵姬閒兩犯宸扆蓋所起幽微不勝恩遇身貴則性悍福極則患生退屏繼迹踰僭如舊茍不逮於嚴制竊恐漸於厲階昨見上元嘉節內庭出遊美人才人無不隨從飛蓋蔽景流車激雙各崇華衛分道爭行衆目共觀與后為並此

非所以視外而垂範者也臣乞令後貴品嬪御等並令修備禮節戒約奢侈常隨皇后出入不得各排儀位輙自矜越仍乞選擇端嚴近上夫人一兩員立為宮師以佐內職則所冀上下有别而中外不敢惑矣竊以宮政之設內職是先尚書侍御司記典言一百二十則為大備故先朝之數侍史不過五百人俸給止千五十貫皆有紀律不甚奢盈令聞十倍增人已踰三二千十倍添俸或至二十萬私身養女數復過之百司供億按簿可

知一歲之中所用何極非所以示節儉也臣乞取索宫中諸院宫人及私身養女都大數目呈取進止若非遊幸之所宜令檢勘合用人量留外並放歸本家任從其便而請給之數見在者宜節減其半此所以消幽曠之氣而省財廪之費也竊以內侍之職最為親近宣傳國命出納王言常敦抑制尚或騰凌令遷秩不踰年賞賜無虛日甲第連坊名園接畛玉帛盈於後房絲竹聞於別院官尊禄厚職重員多若不立之儀式必恐亢於寵

榮臣欲乞御藥依舊只用二員御帶押班都知並乞選擇重公嚴勤慎舊有心力者充三年一遷官不許非次改轉未有嗣者令養一子則內無久貴之人下有進身之路亦一代之永制也切以勾陳九重華蓋萬乘垣直太紫庭儼雲龍非深嚴不為尊非禁戒不為備闌入則抵罪語至則伏誅使內言不出於閫外言不入於閫所以防未然而限中外也令上之起居言語衆無不知帷箔宴遊外無不傳內降斜封垣夷若道免刑要賞響應

如神皆由左右之人出入為地邇臣頗邪能伺動靜迎合巧中牽用㫰道若不早辨以防微竊恐長奸而忽變臣欲乞應合入內及聽喚中人並用五十巳上五十巳下者諸宫院子須限七十已下上分定番次上下不得參雜出入仍令内東門司專切點檢其暗祇候俳優人及公主院檐子官各放歸本營所有内道場乞今後斷絕此則肅靜於宸庭足以光輝於史牒竊以王者所須歲終不會葢天下之財天子用之有司不得而吝也其

或出納不謹支費不節豈可容奸不詰其弊今御寶憑由司東門劄子取諸庫犀玉金銀錢帛一歲僅三百餘萬貫但有入内之名不知所用之處此數既多不可悉記昨聞胥吏僞取庫金三十兩抵法況御寶是中禁所掌外何計而詐得之竊恐前後用此非一吏也乞差不干礙公幹有心力臣寮置司將寶元後來係御寶憑由及内東門劄子取左藏庫等金銀犀玉錢帛大數對帳簿及謝恩表狀造作文歷并内藏諸庫亦自寶元後來

內中支使金寶錢帛都數逐件磨勘即見無涯費用積
久欺弊仍乞令後諸宮閣凡有取索出到憑由劄子先
下內侍省都知入內復奏然後置簿抄上番換通簽正
牒下諸庫藏方得即官支物不得直行取索或更別設
關防節減用度亦經久之利也此五事者實政教之本
源昇平之基構也中宮正則內宰之制行于六宮而寵
嬖不犯於上矣宮禁嚴則中闈之事絕于衆口而朋黨
不生於外矣宮人不減則用度不給怨曠以慼陰陽之

沴矣內侍不禁則威柄不一引進以來邪佞之類矣御寶不嚴財貨不計則盜詐公取而無慮矣噫恩能削威昵可消正甘言令色遜于志先意希旨會其事仁愛浸深忍情難決非至聖至明不可免也伏望皇帝陛下遊神清淨敏德太寧養冲和之性節嗜慾之情使氣志如神威儀可畏廓日月之輝發雷霆之斷柔媚不干于聰明愛倖盡決于道義則何患天下之不治哉書曰威克厥愛允濟易曰揚于王庭剛決柔也傳曰棖也慾焉得

剛非用天下之剛健中正則於斷也難矣今昊賊侵軼西鄙攻守臣未敢進一策者葢儒者不知兵不可預言也若大臣盡心諸將用命恐未為大患也夫手足之疾侵於皮膚積為瘡痍發于指掌未有所損也心腹之疾迫於膏肓擁為癰疽潰于頭目不可卒救也此五事措置得宜則無窮之福此五事因循弗舉恐為不測之慮履霜至于堅冰燃火在於積薪非一朝一夕之故也惟斷之在不疑行之恐不及動無失機間不容髮則百世

之利萬方之幸皆陛下家事非人臣所得及也至於政教之綱紀未舉輔相之心德未同朋黨之邪正未分著位之材愚未辨進賢難於起死去佞過於拔山法令撓於親恩賞及於濫豈不謂根蘖於内而斤斧不施者乎若聖人一慮及此則庶事自正其條例悉數之名俟聰明聽然其説異日為陛下言之也臣素非博識惟盡愚誠不歷詆於羣公不專攻於上德但慮切直速怒貴權不能保身貽憂老母則於事君之心無所愧矣伏望夙

夜之餘再賜詳覽無使臣言為空言則死生幸甚干犯

威顔甘俟誅竄無任激切待罪之至

請罷不管兵節使公用　　孫沔

臣切見正刺史已上至防團節度使使相皆有隨使公用錢多或至一萬貫葢先朝以諸道用兵之際恩假武臣俾之足用犒設軍員招延賓客任其支費不問出入欲使將帥豐財聚人之術也自太平四十年因循成例給賜不追或罷權出鎮或養疾閒地至於老死未聞退

辭軍員賓客不復延設雖稱公錢並為已有與之既不知恩取之豈敢生怨若朝廷以為小事恐傷大體臣願引即借三事以為之比乞陛下聰明詳之則知罷無損矣令范仲淹孤寒出身忠誠報國統兵邊鄙終歲勤苦未嘗有臣寮乞賜與千百緡令助清貧之節一也劉渙仗義入夷狄去不顧妻子非慷慨感於君親豈能身奮死地亦未嘗有臣寮乞賜與千百緡令資其家二也田況召自江外受命陜西委參使幕合得賜賚一二百貫

此亦微事須合自陳況既恥言賜以弗及三也葢以國家闕用多方節則惟守舊例不求損益有例者雖枉費於萬金不為惜無例者雖可賞亦不知卹例之為弊一至於此豈宜執而不革者也伏望斷自宸衷勿容橫議所有刺史至使相非統兵及任陝西河北者並乞罷盡隨使公用錢令支撥與管內臣寮此足使武夫悍卒知聖人憂邊之深意也所有皇親乞從特恩以表異禮

論詔獄

吳育

先王疑旒黈纊不欲聞見人之過失有犯典憲即屬之有司按文處斷情可矜者猶或特從寛宥如此則恩歸主上而法在有司人被誅殛死亦何憾祖宗以來不許刑獄司狀外求罪是以人人自安近傳三司判官楊儀下獄自御史臺移劾都亭驛械縛過市萬目隨之咸共驚駭不測為何等大獄及聞案具乃係請求常事非有枉法贓賄又傳所斷罪名法不至此而出朝廷特旨恐非恩歸主上法在有司之意也且儀身預朝行職居館

閣又任事省府使有罪雖加誅斬自有憲章苟不然也
一旦至此使士大夫不勝其辱士民輕視其上非所以
養廉恥示敦厚也自古刑獄滋彰之時誅家滅族冤枉
大半大抵雷霆方震人莫敢言有司以深就深各圖自
免或因而為利以希進取君恩不得下達人情不得上
通感傷至和災變百出陛下為四海愛戴之主忽使道
路之口紛紛竊議朝廷之上人人自危此臣所以深為
陛下痛惜之也若儀罪未斷臣不敢言今事已往且無

救解之嫌止祈聖神此後詳審庶事毋輕置詔獄具案之上自非情涉巨蠹且從有司論讞不必法外重行如此足以安人心靜風俗養廉恥召和平天下之幸也

論本朝百年無事　王安石

臣前蒙陛下問及本朝所以享國百年天下無事故臣以淺陋誤承聖問迫於日晷不敢久留語不及悉遂辭而退竊惟念聖問及此天下之福而臣遂無一言之獻非近臣所以事君之義故敢昧冒而粗有所陳伏惟太

祖躬上智獨見之明而周知人物之情偽指揮付託必盡其材變置施設必當其務故能駕馭將帥訓齊士卒外以扞邊陲內以平中國於是除苛賦止虐刑廢强横之藩鎮誅貪殘之官吏躬以簡儉為天下先其於出政發令之間一以安利元元為事太宗承之以聰武真宗守之以謙仁以至仁宗英宗無有逸德此所以享國百年而天下無事也仁宗在位歷年最久臣於時實備從官施為本末臣所親見嘗試為陛下陳其一二而陛下

詳擇其可亦足以申鑑於方今伏惟仁宗之為君也仰畏天俯畏人寛仁恭儉出於自然而忠恕誠慤終始如一未嘗妄興一役未嘗妄殺一人斷獄務在生之而特惡吏之殘擾寧屈已棄財於敵人而終不忍加兵刑平而公賞重而信納用諫官御史公聽並觀而不蔽於偏至之讒因任衆人耳目拔舉疎遠而隨之以相坐之法蓋監司之吏以至州縣無敢暴虐殘酷擅有調發以傷百姓自夏人順服蠻夷遂無大變邊人父子夫婦得免

於兵死而中國之人安逸蕃息以至今日者未嘗妄興一役未嘗妄殺一人斷獄務在生之而特惡吏之殘擾寧屈己棄財於敵人而不忍加兵之効也大臣貴戚左右近習莫敢强横犯法其自重慎或甚於閭巷之人此刑平而公之効也募天下驍雄横猾以為兵幾至百萬非有良將以御之而謀變者輒敗聚天下財物雖有文籍委之府史非有能吏以鉤考而斷盗者輒發凶年饑歲流者填道死者相枕而寇攘者輒得此賞重而信

之効也大臣貴戚左右近習莫能大擅威福廣私貨賄一有姦慝隨輒上聞貪邪横猾雖間或見用未嘗得久此納用諫官御史公聽並觀而不蔽於偏至之讒之効也自縣令京官以至監司臺閣陞擢之任雖不皆得人然一時之所謂才士罕蔽塞而不見收舉者此因任衆人之耳目拔舉疏遠而隨之以相坐之法之効也升遐之日天下號慟如喪考妣此寛仁恭儉出於自然忠恕誠慤終始如一之效也然本朝累世因循末俗之弊而

無親友羣臣之義人君朝夕與處不過宦官女子出而視事又不過有司之細故未嘗如古大有為之君與學士大夫討論先王之法以措之天下也一切因任自然之理埶而精神之運有所不加名實之間有所不察君子非不見貴然小人亦得厠其間正論非不見容然邪說亦有時而用以詩賦記誦求天下之士而無學校養成之法以科名資歷敘朝廷之位而無官司課試之方監司無黜察之人守將非選擇之吏轉徙之亟既難於

考績而游談之衆因得以亂真交私養望者多得顯官獨立營職者或見排沮故上下偷惰取容而已雖有能者在職亦無以異於庸人農民壞於繇役而未嘗特見救恤又不為之設官以修其水土之利兵士雜於疲老而未嘗申敕訓練又不為之擇將而久其疆埸之權宿衛則聚卒伍無賴之人而未有以變五代姑息覊縻之俗宗室則無教訓選舉之實而未有以合先王親疎隆殺之宜其於理財大抵無法故雖儉約而民不富雖憂

勤而國不強賴非夷狄昌熾之時又無堯湯水旱之變故天下無事過於百年雖曰人事亦天助也蓋累聖相繼仰畏天俯畏人寬仁恭儉忠恕誠慤此其所以獲天助也伏惟陛下躬上聖之質承無窮之緒知天助之不可常恃知人事之不可怠終則大有為之時正在今日臣不敢輒廢將明之義而苟逃諱忌之誅伏惟陛下幸赦而留神則天下之福也取進止

論孫覺令吏人寫章疏劄子　王安石

臣令日蒙宣諭召以孫覺令吏人寫論列大臣章疏臣初亦怪其不能謹密但疑此朋友所當誨責非人主所當譴怒既又反復思惟陛下以覺為可聽信故擢在諫官進賢退不肖自其職分所當論列雖揚言於朝以迪上心於義未為失也但令吏人書寫章疏誠不足以加譴怒凡人臣當謹密者以君子小人消長之勢未分言有漏泄或能致禍如其不密則害於其身若遭值明主危言正論無所忌憚亦何謹密之有乎惟有姦邪小人

以枉為直懼為公論之所不容則唯恐其言之不密若得此輩在位陛下何所利乎若陛下疑覺有交黨之私招權之姦則恐盛德之世不宜如此魏鄭公以為上下各存形迹則國之廢興或未可知若陛下不考察邪正是非而每事如此猜防則恐善人君子各顧形迹不敢盡其忠讜之言而姦邪小人得伺人主之疑行讒慝也若陛下恐陳升之聞此或不自安臣亦以為不然漢高祖雄猜之主也然鄂秋明論相國蕭何功次而高祖不

疑乃更加賞亦不聞蕭何以此為嫌陛下聖賢高遠自漢以來令德之主皆未有能企及陛下者每事當以堯舜三代為法奈何心存末世褊吝之事乎書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不明知其賢而任之以為賢不明見其邪而疑之以為邪非堯舜三代之道也陛下以臣為可信故聖問及之臣敢不盡愚今日口對未能詳悉故謹具劄子以聞

請令文武致仕官依外任官給俸錢

呂公著

臣竊以古之仕者七十而致仕雖有不得謝者然年至而去實禮之常制葢當其壯也既竭勤盡瘁以任其事故及其老也則使之優逸以終其身此君上之至恩而臣下之極榮也然自本朝以来凡致仕者雖例改官資或推恩子弟年及而願退者常少議者以疲癃老疾之人其精神筋力不足以任職則或至於蠹政而害民故著令應年及而不退者自知州以下皆降為監當然比

年以來致仕者亦不加多夫昔為守倅而今耄務雖至愚之人豈不以為辱然所以被辱而不去者亦由朝廷立法有以致之何則古之為士者終身食其地今之致政者即日奪其廩古之仕者不出鄉里今則有奔走南北之勞古之仕者常處其職今則有罷官待次之費故自非貪吏非素有經産則其禄已常苦不足一日歸老則妻子不免於凍餒是以雖潔廉之士猶或隱忍而不能去議者不惟其本則曰此皆無恥之人宜思所以重

辱之此朝廷之恩所以愈薄而臣下之節所以益壞也臣愚欲乞應文武官致仕非因過犯及因體量者並依外任官例與給四分俸錢歳時州郡量致酒粟之問如此則自非無恥之甚者莫不感抱恩德爭自引去矣朝廷優之如此而猶不能去則雖重辱之亦不為甚過也或曰今國用方患不足則吏禄豈宜有增臣竊以為今日所設正為年及而不退者彼若年及而不退則其禄故未嘗絶如此自人多引去則今之去而受禄者乃向之

不去而居官者也臣所論者其實國無所費而凡以全遇下之恩臣無重辱而足以去冗官之弊伏惟陛下方以至仁厚德風化天下則於優養耆老固所先務伏乞酌詳施行

論臧否人物宜謹密　　呂公著

臣聞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夫人主延見羣臣與之講天下之事而論及人物之臧否此所宜謹密者也苟人主謹密有所不至則人

臣悼後害之及念失身之戒而不敢盡其所言此易之所謂不密則失臣者也況人君用人既用其長固欲知其短知而暴之則莫肯盡其心力將同舟而濟共輿而馳茍不能使人人盡其心力則其勢未可知也惟陛下留意幸甚

請廣收人才　　呂公著

臣伏覩近詔舉才行堪任升擢官切覩陛下自臨御以來虛心屈已以待天下之士士之起草茅小官而超至

顯近者不可勝數然猶孜孜以求賢為急誠欲廣收人才無所遺棄臣伏思自昔有為之君不借賢於異代然唐虞之際亦稱才難則世固未嘗乏賢而人才亦不可多得今陛下降發中之詔非徒為虛文也中外所舉葢有百餘人雖不能盡當誠參考名實而試用之宜有可以塞厚望應明指者臣又竊詳令日詔意正欲達所未達然數年以來天下之士陛下素知其能嘗試以事而中就閒外者尚多恐其間亦有才實忠厚欲為國家宣

力者未必盡出於迂闊繆戾而難用也漢武帝時公孫弘初舉于朝以不稱旨罷後再以賢良舉帝親擢爲第一不數年間遂至宰相由是觀之人固未易知而士亦不可忽何則昔日所試或能究其詳數年之間其才業亦容有進惟陛下更任之事以觀其能或予之對以考其言兼收博納使各得自盡則盛明之世無滯才之嘆不勝幸甚

論李定言程顥顧臨不當

呂公著

臣聞臯陶陳謨以知人為難孟子論道以知言為要所謂知人則哲能官人何憂乎驩兜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者知人也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者知言也故曰帝王之德莫大乎知人而成敗之機在於察言是以堯舜在上明目達聰詢四岳以難壬人命納言以塈讒説使惡直醜正者不能亂天下之俗服讒蒐慝者不能遷人主之意然後四門穆穆而朝廷清明權歸於上而天下無事臣向蒙陛

下擢在樞府中謝日不敢縷陳細務輒論及判别忠邪之道嘗謂陛下勵精爲治十年不懈小大政事日欲增葺而朝廷之間邪説尚勝大抵小人之害君子必求要切之語以中之使之不能自觧方朝廷修改法度之初凡在朝野孰無論議陛下聖度兼包豈嘗記録而小人賊害指目未已苟昔有異同之論而今不爲言者所容則必指以爲沮壞法度之人不復可用非陛下加意省察則端人良士類遭排格當時粗陳此語陛下頗賜

開納近日顧臨開封府推官程顥判武學縉紳聞之皆以為顥昔任御史嘗有所言陛下不以為過而稍用之知朝廷用人不終遺棄必料傳之四方士人無不欣仰然命下數日復因言者而罷去則知臣前所陳者其風猶未殄也臣實不佞嘗為一二識者私道陛下聖德竊以為陛下春秋鼎盛履崇高之位操殺生之柄而記人之功忘人之過極天地山海之量此羣下所以愛戴而人人願立於朝也小大之臣雖姦回頗僻如鄧綰者猶

降責不踰年遽復侍從授以方面則是盛明之世本無棄絶之人邪正賢不肖亦未易以一言而定也臣愚以謂今日公卿士夫嘗於朝廷法令有所可否然其愛君許國之心愈久而益明者甚衆其唱和雷同承迎附會而姦言汙行卒為陛下所照者葢亦不少然則人固未易知而士亦不可忽也況如顥者陛下早自知之其立身行已素有本末講學論議久益疏通且其在言路日時有論列皆辭意忠厚不失臣子之體使得復見用於

聖世其奮身報國未必在時輩之後兼所除武學差遣亦未為仕官之要津而小人斷斷必以為不可者直欲深梗正路廣沮善人其所措意非特一二人而已臣區區所慮者讒說殄行之徒日以熾盛則守正向公之士愈難自立其於聖政不為無損臣受恩與常人不同苟有有所當言者不敢顧避緘默以負陛下優遇唯陛下幸察

宋文鑑卷五十一

宋文鑑卷五十二

宋　呂祖謙　編

奏疏

進十事

呂公著

臣近准詔書令臣發来赴闕已於今月二十日朝見訖竊聞近日臣寮未有上殿班次臣雖忝先朝執政之臣亦未獲一親法座少奉德音然自忖累世蒙被厚恩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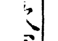
惓報國之誠不能自已輙具奏封陳其一二冒瀆聖聰臣無任惶懼之至臣伏覩皇帝陛下紹履尊極方逾數月臨朝穆穆有君人之度太皇太后陛下勤勞庶政保佑聖躬德澤流行已及天下臣遠從外服召至左右竊思人君即位之初宜講求脩德為治之要以正其始然後日就月將學以緝熙于光明新而又新以至於大治是用罄竭愚誠考論聖道槩舉十事仰贊聰明一曰畏天二曰愛民三曰脩身四曰講學五曰任賢六曰納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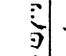
七曰薄斂八曰省刑九曰去奢十曰無逸皆隨事解釋粗成條貫不為繁辭以便觀覽伏望陛下留神幸察如言有可採即乞置之御座朝夕顧省庶於盛德少助萬一謹列如右

畏天

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蓋天雖高遠日監在下人君動息天必應之若脩巳以德待人以誠謙遜靜慤慈孝忠

厚則天必降福享國永年災害不生禍亂不作若慢神虐民不畏天命則或遲或速殃咎必至自古禹湯文武以畏天而興桀紂幽厲以慢神而亡如影隨形罔有差忒然自兩漢以來言天道者多為曲説以附會世事間有天地變異日月災眚時君方恐懼脩省欲側身脩道而左右之臣乃據經傳或指外事為致災之由或陳虗文為消變之術使主意怠於應天此不忠之甚者詩曰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然則有天下者固當



飭已正事不敢戲豫使一言一行皆合天心然後社稷民人可得而保也天人之際焉可忽哉

愛民

書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讐人君既即尊位則為民之父母萬方百姓皆為巳子父固不可以不愛子君固不可以不愛民若布德施恩從民所欲則民必欣戴欣戴不巳天降之福若取民之財不憂其困用民之力不恤其勞好戰不休煩刑以逞則民必怨叛怨叛不巳則國從

而危故曰民為邦本本固邦寧然自古人君臨朝聽政皆以赤子為憂一旦用兵則不復以生靈為念此益獻策之臣設姦言以導上意以開邊拓境為大功以暫勞永逸為至計此世主所以甘心而不悟也夫用兵不息少壯從軍旅老弱疲轉餉伏尸流血而負得失猶未可知也民勞則中國先敝夫何足以為功兵興則朝廷多事亦不得而安逸也故凡獻用兵之策者欲生事以希寵敗公而營私耳豈國家之利哉

脩身

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夫欲家齊國治而天下化莫若脩身脩身之道以正心誠意為本其心正則小大臣庶罔敢不正其意誠則天地神明皆可感動不誠則民不信不正則令不行況人君一言一動史臣必書若身有失德不唯民受其害載之史策將為萬代譏笑或當夙興夜寐以身脩為念以義制事以禮制心雖小善不可不行雖小惡不可不去然人君進德

脩業實繫乎左右前後夫習與正人居不能無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不能無不正猶生長於楚不能不楚言也故曰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

講學

王者繼祖宗之業君億兆之上禮樂征伐之所自出四方萬里之所視效智足以窮天下之理則讒邪不能惑德足以服天下之心則政令無不行自非隆儒親學何

以臻玆然天子之學與凡庶不同夫分文析字考治章句此世之儒者以希祿利取科級耳非人主之所當學也人主之所當學者觀古聖人之所用心論歷代帝王所以興亡治亂之迹求立政立事之要講愛民利物之術自然日就月將德及天下書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又曰念終始典於學厥德脩罔覺故傅說之告高宗者脩德立事而已至漢之晁錯以為人主不可不學術數錯之意欲人主用機權巧譎以參制羣下而景帝用

之數年之閒漢罹七國之禍而錯受東市之誅蓋其所主者不出於誠信而已由是觀之擇術不可不審也

任賢

昔成王初涖政召康公作卷阿之詩以戒之言求賢用吉士蓋為治之要在乎任賢使能能者不必賢故可使賢者必有德故可尊小賢可任以長民大賢可與之謀國若夫言必顧國家之利而行足以服衆人之心夷險一節而終始可任者非大賢則不能也人君雖有好賢

之心而賢猶或難進者葢君子志在於道小人志在於利志在於道則不為苟合志在於利則求為苟得忠言正論多咈於上意而佞辭邪說專媚於君心故君子常難進而小人常易入不可不謷也自古雖無道之君莫不欲治而惡亂然而治君少而亂國多者其所謂忠者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也書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人主誠存此心以觀臣下之情則賢不肖可得而知矣

納諫

昔書稱成湯之德曰從諫弗咈改過不吝湯聖君也不曰無過而曰改過者言能捨己而從諫則不害其為聖也及紂為天子强足以拒諫智足以飾非紂非無才智也然身滅國亡而天下之惡皆歸之者言愎諫自用則才智適足為害也前代帝王無不以納諫而興拒諫而亡著在史册一一可考葢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貴則驕心易生富則侈心易動一日萬幾則不能無失固當開

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其言可用則用其言而顯其身言不可用則恕其罪以來諫者夫忠直好諫之臣初若逆耳可惡然其意在於愛君而憂國諂佞阿諛之士始若順意可喜然其情在於媚上而徼寵人君誠能察此則事無過舉身享美名故曰木從繩則正君從諫則聖

薄歛

古人有言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人君恭儉節用取於民者有制則民力寛裕衣食滋殖自然樂輸租賦以給公上若暴征峻斂侵奪民利物力已屈而驅以刑辟勢必流轉溝壑散為盜賊為人上者將何利於此故善言治道者尤惡聚斂之臣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前代帝王或躭於聲色盤於遊畋或好治宮室或快心攻戰於是小人乘間而肆其邪謀為之斂財以任其横費世主不悟以為有利於國而不知其終為害也賞其納忠於君而不知其大不忠也嘉

其以身當怨而不知其怨歸於上也昔鹿臺之財鉅橋之粟商紂聚之以喪國周武散之以得民由是觀之人主之所當務者仁義而已何必曰利

省刑

夫臨下以簡御衆以寬百王不易之道也昔漢高祖去秦苛暴約法三章以順民心遂定王業孝文循之以清淨而幾至刑措然則為治之要果在於省刑而不在於煩刑也況人主之刑獄其勢不能親臨則必委之於臣

下故峻推鞫則權在於獄吏廣偵伺則權在於小人肆刑戮則權在於彊臣通請謁則權在於近習自古姦臣將欲誅鋤善人自專威柄必數起大獄以揺人心何則獄犴之間其情難知鍜鍊周至一繫於獄吏及夫奏成獄具則雖有寃抑人主亦何從而察之哉然則欲姦雄不得肆其威善良有以安其性莫若省刑而已自三代以還有天下者數十姓惟宋受命逮今一百二十有六年中原無事不見兵革稽其德政所以特異前世者直

以誅戮之刑內不施於骨肉外不及於士大夫至於下民之罪一决於廷尉之平而上自天子下至于有司不復措意輕重於其間故能以好生之德感召和氣而致無窮之福祖宗所以消惡運遏亂原者嗚呼遠哉雖甚盛德無以加矣

去奢

昔夏禹克勤于邦克儉于家而為三王祖漢文帝即位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而天下斷獄四百幾至

刑措然則節儉者固帝王之高致也况以天下之尊富有天下凡有四方百物所以奉養於上者葢亦備矣然而饗國之日寖久耳目之所御者習以為常入無法家拂士出無敵國外患則不期於侈而侈心自生佞諛之臣又從而導之於是窮奢極侈無不為已是以先王制法作奇伎淫巧以蕩上心者殺無赦夫竭天下百姓所以相生相養之具而以供人主無窮之欲致人主於喪德損壽之地而以邀已一時之榮雖誅戮而不赦固未

足以當其罪也昔紂為象箸而箕子諫夫以天子而用象箸未為過侈也然箕子以為象箸不已必金為之金又不已必玉為之故箕子之言所以防微而杜漸也至漢公孫弘相武帝以為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節儉當是時帝方外伐四夷内治宫室為千門萬户由是天下户口减半盜賊蜂起而弘猶病其不廣大何其不忠之甚哉故人主誠能不以箕子之言為太過而察見公孫弘之大佞則夏禹漢文之德不難及已

無逸

昔周公作無逸之篇以戒成王其畧曰昔商王中宗治民祗懼享國七十有五年其在高宗不敢荒寧享國五十有九年厥後立王生則逸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嗚呼非愛君憂國之深其言何以至此又曰繼自今嗣王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無若商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欽德亂罰無

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葢人君初務縱逸小人必怨而大臣必諫至乎淫刑亂罰以杜言者之口然後流連忘反不聞其過而終至於滅亡故曰無逸之書後王之元龜也唐明王初即位宋璟為相手寫無逸圖設於帝座明皇勤於政事遂致開元之治而後宋璟死所獻圖亦弊而徹去明皇遂怠於政親見天寶之亂由是觀之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人君誠能慎終如始不敢逸豫則德有堯舜之名體有喬松之壽豈不美哉

右臣聞孟子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今朝廷始初清明臣雖術學淺陋惟是前代聖帝明王所以致治之迹可以為法與夫暴君暗主所以召亂之道可以為戒者乃敢告於左右古人有言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夙夜以思去其不如舜者就其如舜者是亦舜而已矣惟陛下加意無忽則社稷幸甚天下幸甚

論韓維不當責降　　呂公著

臣伏思陛下自臨政以來慈仁寛大判別忠邪於輔弼

之臣最加優禮故得上下安樂人情悅服今來韓維必是進封之間語亦乖謬上觸龍鱗然維昨與范百祿爭論刑名等事若以為性彊好勝則有之亦未見姦邪事迹若以奏劾臣寮當有章疏則自來大臣造膝密論亦未嘗須有章疏比來批語所罪恐未足以宣示四方兼維素有人望久以直言廢棄陛下始初清明方蒙收用忽然峻責罪狀未明慮必有讐嫌之人飛語中傷以惑聖聽況五六十年來執政大臣不曾有此降黜恐中外

聞之無不驚駭自此人情不敢自安臣又竊思陛下陛下春秋方富正賴太皇太后陛下訓以仁厚以道調平喜怒以復仁祖之政若大臣倉卒被罪則小臣何以自保臣受陛下恩與常人不同意欲致君於堯舜措國於不傾以報陛下故今來雖當雷霆之怒不敢愛身以陷陛下於有過之地伏望少回聖慮其批降指揮見只在臣處收掌聽候聖旨

請議恕私罪　韓維

臣數見良吏善人以小過留滯而背公便己之徒不廢遷擢竊尋其端蓋朝廷之制私罪雖得輕法常爲仕進之累公坐雖大一時被責則即升進矣伏以國家賦禄命官本爲治人而無狀之吏廢職以遂苟且之意壞法以行姑息之政計其用意豈復在公夫緣私致罪惡或止身廢職壞法其害及國二者相校孰爲輕重伏望聖慈特詔有司議私罪之可恕者稍蠲留礙以通滯材公坐有害者重加困抑以儆慢吏

論勑不由銀臺司　韓維

臣近以黜呂誨等勑不可門下封駮司嘗面具論奏及兩上章乞正官法並未蒙聖慈施行臣伏以紀綱法度聖王所以維御邦國使不危而安者也其所措意皆關諸盛衰固不為一日設也譬之猶舟之有維楫馬之有銜轡今有人於此將假二物以出萬里之塗而自毀其維楫絶其銜轡則人人知其有奔僨沈溺之憂矣臣近對崇政殿亦嘗以此理上陳陛下初不省察又以失職

求賜罷黜而聖慈再三敦諭不令投進文字臣俛俛而退猶望陛下寤前之失特詔有司脩明舊法而防將來之患而章上輙不出使臣不得少申職業坐守空名以蒙貪祿曠官之謗進退實亦難處伏望聖慈以臣狀并前兩奏降付中書門下商量施行臣不敢枉道以阿人主之意愛身以壞祖宗之法惟陛下裁處

請不汎於諸家為類王擇妃　　韓維

臣累日以來傳聞禁中汎至諸臣之家為類王擇妃審

如此者臣竊以為非便臣聞夫婦者居室之大倫將以正家則承宗事以繼萬世之嗣故禮之用惟婚姻為兢兢兢兢者慎之至也坊記曰諸侯不下漁色故君子遠色以為民紀此言諸侯不得自於其國網取容色若捕魚然所以推遠女德為民之紀法也伏以皇子潁王孝友聰明動履法度方嚮經學以觀成德今卜族授室其繫尤重臣愚以為宜歷選勲望之家慎擇淑哲之媛考古納采問名之義以禮之不宜茍取華巳而巳近世簡

棄禮教不以為務婚娶之法自朝廷以及民庶蕩然無制故風俗流靡犯禮者衆賢士大夫未嘗不發憤歎息切幸國家有以振之今陛下始初清明為元子求婦而事出苟簡殆非所以矯世厲俗反之雅正且無以示顓王使知室家之道在德而不在色也傳稱尤物足以移人詩詠淑女幾以配上此誠智士仁人見微知終遠覽禍福之原為後世戒也陛下不可不加聖意焉臣獲侍宸陛且官王府苟葢萬一不敢不言干冒天威臣無任

惶懼激切之至

論初御殿三事

韓維

臣竊聞陛下以來日御便坐聽政臣愚慮所及輙有三事以為慎始正本之助幸陛下省察一者陛下新罹大憂方當以思親攀慕為意從權聽政葢是不得已者為大事急務特賜裁决其餘且可闊畧故事始見羣臣及降坐入宫皆舉音號慟此高宗亮隂不言之意也二者執政皆兩朝顧命大臣人君所當與圖天下之務者也

陛下即位之初尤宜推誠加禮每事咨訪以盡其心其至於博謀羣臣究極理道雖是美德止可密裨聖慮及至決議論發號令必須經由二府施行乃合政體周公戒伯禽曰不使大臣怨乎不以葢謂此也三者百執事各有職分惟當責任使人盡其能若王者代有司行事最為失體孔子曰先有司是也三體既正矣若夫恭已倡率隨事裁處則一繫聖斷也天下大事不可猝為人君施設自有先後惟陛下加意慎重以副四海覲望臣

不勝苦切涕泗之至取進止

請舉遺逸

鄭獬

臣伏見日者嘗詔諸郡敦遣遺逸之士致之闕下者葢二十餘人覆試秘閣皆命以官於時猥有謬舉者士論譁咈於是不復再舉今間年取進士擢第者二百人其所失者為不少矣而士大夫不以為怪一為敦遣而疵謗百出葢進士習熟之久而敦遣起於一日此論者未足以為輕重而亦有娼疾者間之也臣欲乞復置此科

而稍為增損葢孔子為政必先正名漢之聘士不應召者則令敦遣就道豈有朝入科場暮為敦遣者哉宜正其名謂之舉遺逸間歲隨科場發解後有不豫薦者開封國學及諸路舉一人又至禮部奏名後有不豫薦者許主文共舉五人並至御試時試策三兩道中第者别為一榜命官入仕即與正進士同如以為歲增中第者差多即郤乞於進士數内减不合格者二十人以均之庶幾郡縣豪俊不至遺於草萊矣

請置經畧副使判官參謀

呂大防

臣竊觀自古設官之意必先置貳立副不以名位為限者所以紓艱危而適順用聚聰明而濟不及也總兵命將尤重其選以漢唐事言之大將軍有長史司馬從事節度使有副使判官參謀其自小官而登寄任立功効者不可勝數本朝祖宗以來實用此法故名臣不絕而夷狄畏服竊見今緣邊經畧使獨任一人而無僚佐謀議之助雖有副總管鈐轄之屬皆奉節制備行陣非有

折衝決勝之畧預於其間朝廷每除一帥幸而得能者則一路兵民實受其賜不幸而得不才者與焉則是以三軍之衆一聽庸人之所為豈不可懼哉其獘葢由朝廷不素養其材而取人之路又常太狹方今戎人旅拒邉患漸生若不早為凖備閲試其能誠慮臨事用不暇精選因而敗事所繫不細以臣愚見經畧使各置副使或判官一人朝廷選差素有才畧職司以上人克參謀一人委經畧使奉辟知邉事有謀畧知縣以上克如此

則可用之士不以位下而見遺中材之帥又以人謀而獲濟兼得以博觀以試之效以備緩急之用講緝邊要莫先於此

論章惇　范純仁

臣近見執政議論以章惇父將九十因明堂恩霈之後欲請除一鄉郡使便其親臣但見其可裨仁化不慮其他遂共以為當然繼而聞三省奏下陛下即賜俞允臣以陛下天地之仁念其垂年之親不錄往咎臣實喜不

自勝遂於簾前仰賛聖德以為自古臣子無如今日遭逢繼聞諫官有言陛下遂寢前命亦是聖心從諫之美前日更蒙宣諭此事三省有失思慮戒其今後不得如此臣愚恐有言者以謂朝廷所怒之人不當遽有開陳又謂執政都徇人情必有主張之者致煩陛下戒勑宣諭丁寧㣲臣固佩服聖訓然有未盡之懇亦當竭罄敷陳方陛下急於求治之時是臣子知無不為之際豈宜顧慮形迹畜縮周防兼今所用大臣多是老於患難陛

下奬之使進尚恐心志不鋭思慮太周若更戒使遠嫌則恐顧避保身自防不暇在陛下愛惜諸臣則為恩德之厚若使輔翊聖政却慮事無所裨益人臣以匪躬自信為難依阿固寵為易若今容其所易沮其所難則其間希意顧望之人齇為得計甚非朝廷之福臣昔見仁宗皇帝推委執政一無所疑凡所差除多便從允而使臺諫察其不當隨事論奏小則旋行改正大則罷免隨之使君臣之恩意長存朝廷之紀綱自正是以四十餘

年不勞而治況陛下方稽仁皇之治聖度如天從諫不倦任賢不疑錄人之功忘人之過皆是自古人君所難若更垂拱責成逸於委任臺諫糾其誤謬侍從罄其論思羣臣一德一心陛下無為無事自然不須防慮百職具脩坐致太平垂休萬世天下幸甚

論黃河

范純仁

臣昨日伏覩内降指揮黃河未復故道終為何北之患王孝先等所議已嘗興役不可中罷宜接續功料向去

決要回復故道者臣聞聖人有三寶曰慈曰儉曰不敢為天下先言此三道人君當保而持之不失者也又曰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蓋天不言而四時成所以堯舜垂衣拱手而天下大治者由此道也且君心欲如盤水常使平正而無所趣向則免偏側傾覆之患蓋天下大勢惟人君所向羣下競趍如山之摧小失其道則非一言之力可回故居上者不可不慎也臣今竊詳所降指揮謂決要回復故道以聖意已有所向而為天下先矣臣

聞先朝因人建議以謂夏國微弱若不早取必為北虜
所兼偶先帝不出建議者之名但以御批令邊臣相度
而希旨生事之徒以為萬全必勝尅日可得遂興靈武
之師後貽永樂之患致先帝獨當其憂羣臣無一人受
其責者至今疲耗未復此陛下所親見不可不為深鑒
也臣乙面諭執政前日降出文子卿等已是但一面商
議却使進入若別有所見亦須各自開陳如此則免希
合之臣妄測聖意輕舉大役上誤朝廷所有黄河利害

乞付之羣臣有司子細商議以求必當如此則聖心不勞而堯舜之治可致矣

請寬蔡確貶責

范純仁

臣伏見蔡確之罪天地不容而陛下不速嚴誅許其開析復令執政條議其罪足見聖人存心正合周書無逸皇自敬德不復含怒之意但陛下特以社稷為念故發於睿斷行之不疑臣之愚心雖知蔡確死有餘罪復憂聖政或有所虧葢陛下臨御以來政化清明如青天白

日無輕氛薄翳道德純備如精金美玉無纖瑕小疵今以一姦臣之故煩朝廷行稀闊之刑天下久安人所罕見必生疑懼復恐貽之將來垂之史策薄有擬議則於聖德聖功深為可惜在臣負恩竊位罪不容誅㑹如父母之有逆子雷霆鬼神所不能貸至若父母親置於死之地則却恐傷恩臣之區區實在於此陛下保完社稷之心天地神明之所照鑒而微臣愛惜陛下聖政之心亦應陛下可察不避一身之萬死而展補報之愚忠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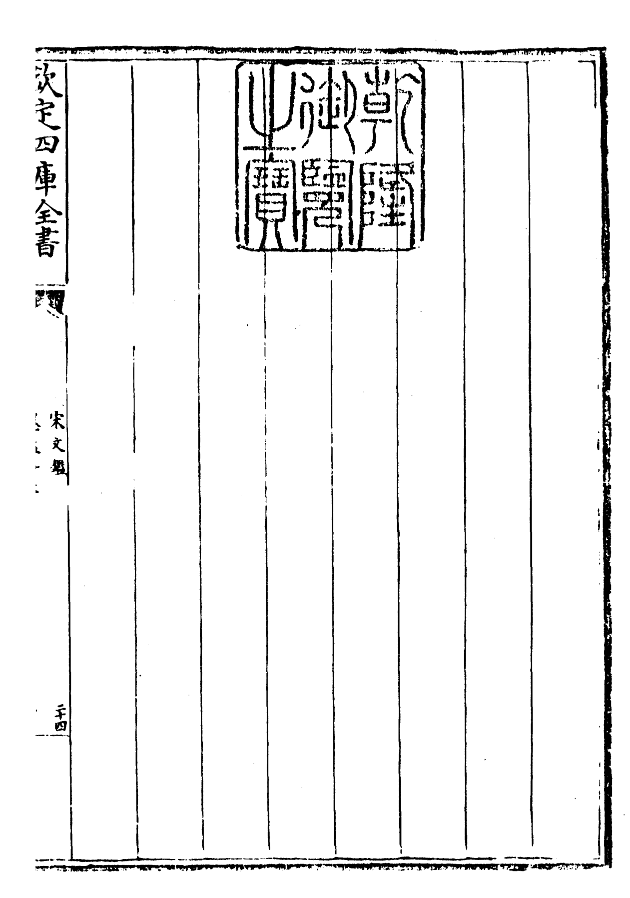
願睿慈曲加詳慮所有再行重責伏乞付與帥臣已下商量所貴責歸臣佐不累聖明無任愛君激切之至

請放呂大防等逐便　　范純仁

臣遭逢雖久報答無聞衰病寖加叨逾為懼前年陛辭之日親承德音許其凡有奏陳但入文字臣感噎受命緘默至今曾微片言上裨聖化愚衷惓惓終覬一伸竊見呂大防等竄謫江湖已更年祀未蒙恩旨久困拘囚其人等或年齒衰殘或素縈疾病不諳水土氣血向衰

骨肉分離舉目無告將恐殯死朝露客死異鄉不惟上軫聖懷亦恐有傷和氣仰惟陛下聖心仁厚天縱慈明法大舜之用中建皇極而在宥每頒赦令不間罪辜至於斬絞重囚髡黥徒隷咸蒙原宥亦許放移豈有股肱近臣簪履舊物肯忘軫惻常俾流離但慮一二執政之臣責其往事嫉之太甚以謂今日之懲皆其自取啟廸之際不為詳陳殊不思呂大防等得罪之由只因持心失恕好惡任情以異己之人為怨讐以疑似之言為謗

訕違老氏好還之誡忽孟軻反爾之言誤國害公覆車可鑑豈可尚遵前轍靡恤效尤在漢有黨錮之冤在唐有牛李之禍後皆淪胥善類貽患朝廷數十年間未能消弭比來若非宸衷獨斷聖慮詳思灼見本根絕其萌漸盡屏猜嫌之迹特垂曠蕩之恩因大禮赦文放令逐便使得自新改過免為羇旅之熒魂籠鳥畢魚咸獲相忘於至道神功聖德萬世歌謡臣無任虔懇激切之至取進止


乾隆御覽之寶

宋文鑑卷五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宋文鑑卷五十三 四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劉　湄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李　荃

謄錄監生臣楊遐齡

宋文鑑卷五十三

宋 呂祖謙 編

奏疏

上皇帝書 宇文之邵

陛下初即大位念萬世無疆之業詔求闕失開闢言路可謂誼主矣易家人之初九曰閑有家悔亡九處家人之初當端其本以保終吉民之所以望而則效者常在

於人君繼統之始此安危之機不可不慎也昔成湯既
沒伊尹奉太甲以見厥祖戒之曰今王嗣厥德罔不在
初陛下新服厥命惟以祖宗為念以天人為畏則小大
之事不懈矣宗之有宗百有餘年陛下一日南面而享
之固宜跡其所得之艱難夙夜栗栗以勤負荷承恩太
祖之武太宗之文真宗之畏天克已仁宗之寛大慈仁
英宗之厲精庶政立則見五聖於前行則見於側坐則
見於堂食則見於杯杅之間詩曰天難諶斯言天不可不

畏也書曰民可近不可下言民不可不畏也去歲以來千里不雨近者畿甸遠者河北京東蝗螟蔽野穀價踴貴重以山陵之役京西民力尤為彫敝臣竊恐萑蒲之盜或貽宵旰之憂為今之計不過多鬻爵以濁入仕之流廣度僧以奪可耕之民終非計也願令被災之郡許富者舉息於下戶官給以質驗待豐歲償其所貸逋者官為治之其息不過一倍此有餘貲者樂為而瀕死之衆可救溝壑之命陛下又責躬引咎寬獄訟出宮女斥裒

歛之吏蠲苛虐之政罷無名之費省勦民之役凡所以蠹政而召乖戾之氣者舉更革之如此則大異可塞王化可興也京師者諸夏之本也今薦紳之士不厲名節而以勢利離合器皿衣服窮於侈麗車馬宫室過於軌制姦聲亂色盈溢耳目衢巷之中父子兄弟不敢肩隨孰謂王者之都而風俗一至於此哉願陛下思所以澄源之法以禮節廉耻磨切臣下崇奬敦厚而都下亦少為之厲禁滌去佻薄之獘淫瀆敗教之具一加遏絶凡

侍從輔弼宜慎簡修潔方嚴之臣俾宅其任以允清議

古之求賢者數路以取之寵以好爵厚其禮命惟恐其去也而猶有三聘而不顧者有閉門而不納者有踰垣而避之者臣諫於其君而三不聽則去之其至於郊也君必使人要之年七十而致其事君不聽則必以几杖錫之猶有不税冕而行者有辭三公而為人灌園者今日仕進之門國家直患不能塞之爾科防日增格令日繁來者日甚拒之日峻猶有假名氏以竊官號匿苦塊

之哀以干寵禄少者增齒以希叅仕老者匿年以幸晚禄譬之隄防之壞塞其一穴一穴又決蕩然莫之能止也今限年致仕著於令矣又患其去之不速令於門闕以示百僚而猶不知止者其可痛也陛下盡稍補其弊隆於待士之意示之以至廉之實使衣冠者人人自重庶幾風教之美少近於古去歲諒祚猖獗七八萬衆突至大順廟堂無竒筭守邊無良將臣竊為朝廷憂之慶歴間縁邊之民不解帶者七年國用大窘三將淪沒而

功不成者陛下知其然乎其患在於敵兵常合而我兵常分也六路兵亡慮二十萬而二十三州二百餘寨分屯保戍則是我兵雖多而散在處處也賊之來也大則六監軍衙頭一時俱發小則隨處寇掠邊城一面受敵則所與角戰者無幾而城寨之兵又各有所守不可會集衆寡不敵則乞師告急救兵纔至賊又已去今賊常以兵合擊我散兵而我常以不敵之衆當其鋒此慶歷之失也今不改前轍則後車又將覆也觀今之勢其能深

入賀蘭収復十四州以為我有也乎臣知其不能也其能如先朝之舉五路進軍直擣其巢穴乎臣又知其不能也計今之利莫若詔諸道分勒所部將伍符尺籍而規畫之若干以為守若干以為戰若干以為救兵救兵必使與戰兵相近而駐於喉吭之地則可以應猝而不失機會也唃氏嘗為元昊所殘南徙歴精亦宜厚其種族共為聲援以蠻夷攻蠻夷計之上也吐谷渾者今之文扶羗是也其俗隨水草遷徙食肉衣皮毛無堅甲利

刃臨陣擊刺之技不及於他夷仰給我之泉茗繒帛我與之通者亦特以其馬也今陰平之民歲苦重役者勾馬戶也凡羌馬之來則使之資給費公私之財甚多而所入之馬不足以備國乘不足以戰也邊吏養羌非不厚也而去歲反有安昌之變塞上之民切齒且安昌之羌與南路磨蓬羅多留壘林諸寨之羌一也今閉安昌之路禁其出入而諸寨之馬貿易如故是何異一室而多門者杜其前而闢其後乎臣之縣所管萬戶而居民

蕭然者其獘實在於羗也至和講解之後約不敢犯邊而去歲火我三寨驅殺士卒國家以奉西北虜者勢不得已也今又驕寵小羗而足其無厭之求乎臣愚以為不若杜塞衆路使不得入而絶市無用之馬益以一旅之兵列置諸堡則邊民小安矣為政所重莫急於農且耕則得食不耕則不得食繫其身之損益也長民者何與焉夫各治其田以厚其生者百姓之私節授民事往而立官以勸課之者人君之公也詩曰曽孫來止以其

婦子饁彼南畆田畯至喜此天子之勸農也又曰嗟嗟保介維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此諸侯之勸農也今監司郡守皆以勸農為目然而未嘗省民臣願立考課之法以農政為殿最言之似迂而富國之良術也郡縣之政類多因循而不甚治者臣知其由也上下牽制不得盡其才故也千里之郡不能興利除害受制於郡守也百里之邑不能興利除害受制於郡守也郡縣之吏寧違天子之詔條而不敢違按察之命葢違天子之詔條未必獲咎而違

按察之命其禍可立而待也今一伍之長一卒之正以法治其所部上不問其所為也令為民守令而其勢顧不若卒伍之長郡縣之民習知其勢之弱而不畏服其教令此獄訟所以益多也臣願精選監司必以清望假守令之權責其實效庶循良之吏有聞焉凡臣之所陳明詔之所求也然臣尚有至忠不敢嘿嘿又為陛下極言之臣聞疾未兆而先治者善醫也夫居憂而約居樂而泰人情之常也今陛下處則諒闇服則端衰行則苴杖無紛華之事交戟

於前誠能以此時逺念將來之失慎微杜漸克已復禮使其志一定則他日雖有可欲之物亦無以勝其習成之性也伯益之戒舜曰罔遊于逸罔淫于樂傅説之戒高宗曰無以逸豫惟以治民夫舜起於耕稼陶漁高宗遯于荒野極知小人之勞而二臣猶或以此戒之况陛下生長富貴臨御方始則安可不豫為之防哉願陛下聽政之間則命通經之士講明古訓究觀敗亡之主以自創艾盡孝兩宫咨謀故老則恐懼修省習而成性矣

臣誠私憂過計三載變除之後永厚陵土漸乾而陛下憂悼之心又已衰殺龍衮冕憑玉几目有靡曼之色耳有要妙之聲凡所以娱意者畢奏於前自非信道之深孰得而禦哉老子曰塞其兑閉其門終身不勤正在於今日也

論責任守忠乞一切不問餘人　傅堯俞

臣伏見内侍任守忠以罪降黜中外聞者罔不快抃罰一勸百固可以破姦猾之膽臣職司風憲失於彈劾聖

度回怒辛赦而不誅猶敢有言者兾陛下重加矜察臣謂大姦之去其遺過餘惡方日有上聞小人無知或伺隙修怨枝詞蔓說往往浸及善良疑似之間不可不察陛下若更加推究讒間且將復起況守忠據權之久附離者多深慮左右之人有所疑思望陛下沛發德音自此一切不問則天德加厚而人心易安惟皇太后之慈仁布聞四海舉神器大寶傳付陛下而陛下挾堯舜之資以天下養將用誠孝以鼓舞萬物奈何使解構之語

得行其間令罪人投竄皇太后必渙然疑釋陛下緣此當益加禮意務盡其懽心則天人交欣其為陛下之福陛下即位勵精勤儉日月未久遽以金珠事聞臣切為陛下惜之過而能改可無深慮臣言甚忠懇惟陛下留神省覽

論蔡確既貶請寬心和氣　傅堯俞

臣近覩蔡確狂悖陛下神斷不疑下合人情上明邦憲雖一以公議裁之固未嘗臨之以怒然豈陛下之所樂

者哉况聽斷之際亦須少勞睿思愚臣亡度切恐陛下
海嶽之量不能無少忤而未能忘懷也中外側聆日增
驚惕臣聞之於易曰天下殊塗而同歸一致而百慮天
下何思何慮夫事至以無心應之既往若未嘗經意此
聖人所以養至誠而御遐福者也願陛下寬聖心省浮
念游精太清以固真粹陛下之氣和則上下之氣和上
下之氣和則天地之和應矣唐柳公綽奏太醫箴以諷
憲宗曰氣行無間隙不在大憲宗謂曰御受朕深者臣

無公綽之才而有其誠臣以為今天下事莫重於此故惓惓而不能自已惟陛下毋易臣言留神省察取進止

論君道　　程顥

臣伏謂君道之大在乎稽古正學明善惡之歸辨忠邪之分曉然趨道之正故在乎君志先定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矣所謂定志者一心誠意擇善而固執之也夫義理不先盡則多聽而易惑志意不先定則守善而或移惟在以聖人之訓為必當從先王之治為必可法不

為後世駁雜之政所牽制一作滯不為流俗因循之論所遷惑自知極於明信道極於篤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必期致世如三代之隆而後已也然天下之事患常生於忽微而志亦戒乎漸習是故古之人君雖出入從容閒燕必有誦訓箴諫之臣左右前後無非正人所以成其德業伏願陛下禮命老成賢儒不必勞以職事俾日親便座講論道義以輔養聖德又行天下賢俊使得陪侍法從朝夕延見開陳善道講磨治體以廣聞聽如是

則聖智益明王猷允塞矣今四海靡靡日入偷薄末俗嘵嘵無復亷耻葢亦朝廷尊徳樂道一作義之風未孚而篤誠忠厚之教尚鬱也惟陛下稽聖人之訓法先王之治一一作正心誠意體乾剛健而力行之則天下幸甚

論王霸

程顥

臣伏謂得天理之正極人倫之至者堯舜之道也用其私心依仁義之偏者覇者之事也王道如砥本乎人情

出乎禮義若履大路而行無復回曲霸者崎嶇反側於
由逕之中而卒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誠心而王則王
矣假之而霸則霸矣二者其道不同在審其初而已易
所謂差若毫釐繆以千里者其初不可不審也故治天
下者必先立其志正志先立則邪說不能移異端不能
惑故力進於道而莫之禦也茍以霸者之心而求王道
之成是衒石以為玉也故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而
曾西恥比管仲者義所不由也況下於霸者哉陛下躬

堯舜之資處堯舜之位必以堯舜之心自任然後為能
充其道漢唐之君有可稱者論其人則非先王之學考
其時則皆駁雜之政乃以一曲之見幸致小康其創法
垂統非可繼於後世者皆不足為也然欲行仁政而不
素講其具使其道大明而後行則或出或入終莫有所
至也夫事有大小有先後察其小忽其大先其所後後
其所先皆不可以適治且志不可慢時不可失惟陛下
稽先聖之言察人事之理知堯舜之道備於己反身而

誠之推之以及四海擇同心一德之臣與之共成天下之務書所謂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又曰一哉王心言致一而後可以為也古者三公不必備惟其人誠以謂不得其人而居之則不若闕之之愈也葢小人之事君子所不能同豈聖賢之事而庸人可參之哉欲為聖賢之事而使庸人參之則其命亂矣既任君子之謀而又入小人之議則聰明不專而志意惑矣今將救千古深錮之獘為生民長久之計非夫極聽覽之明盡正邪之辨

致一而不二其能勝之乎或謂人君舉動不可不慎易於更張則為害大矣臣獨以為不然所謂更張者顧理所當耳其動皆稽古質義而行則為慎莫大焉豈若因循苟簡卒致敗亂者哉自古以來何嘗有師聖人之言法先王之治將大有為而返成禍患者乎願陛下奮天錫之勇智體乾剛而獨斷霈然不疑則萬世幸甚

論十事　　程顥

臣竊謂聖人創法皆本諸人情極乎物理雖二帝三王

不無隨時因革踵一作稱事增損之制然至乎為治之大原牧民之要道則前聖後聖豈不同條而共貫哉蓋無古今無治亂如生民之理有窮則聖王之法可改後世能盡其道則大治或用其偏則小康此歷代彰灼著明之効也茍或徒知泥古而不能施之於今姑欲徇名而遂廢其實此則陋儒之見何足以論治道哉然儻謂今人之情皆已異於古先王之跡不可復於今趣便目前不務高遠則亦恐非大有為之論而未足以濟當今

之極獘也謂如衣服飲食宮室器用之類茍便於今而有法度者豈亦遽當改革哉惟其天理之不可易人所賴以生非有古今之異聖人之所必為者固可槩舉然而行之有先後用之有緩速若夫裁成運動周旋曲當則在朝廷講求設施如何耳古者自天子達於庶人必須師友以成就其德業故舜禹文武之聖亦皆有所從學今師傅之職不修友臣之義未著所以尊德樂善之風未成於天下此非有古今之異者也王者必奉天建

官故天地四時之職歷二帝三王未之或改所以百度
修而萬化理也至唐猶僅存其畧當其治時尚得綱紀
小正今官秩淆亂職業廢弛太平之治所以未至此亦
非有古今之異也天生蒸民立之君使司牧之必制其
常產使之厚生則經界不可不正井地不可不均此為
治之大本也唐尚能有口分授田之制今則蕩然無法
富者跨州縣而莫之止貧者流離餓殍而莫之恤幸民
雖多而衣食不足者蓋無紀極生齒日益繁而不為之

制則衣食日蹙轉死日多此乃治亂之機也豈可不漸圖其制之之道哉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政教始乎鄉里立法於比閭族黨州縣酇遂以相聯屬統治故民相安而親睦刑法鮮犯廉耻易格此亦人情之所自然行之則效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庠序之教先王所以明人倫化成天下今師學廢而道德不一鄉射亡而禮義不興貢士不本於鄉里而行實不修秀民不養於學校而人材多廢此較然之事亦非有古今之異者

也古者府史胥徒受禄公生而兵農未始判也今騎兵耗匱國力亦已極矣臣謂禁衛之外不漸歸於農則將貽深慮府史胥徒之役毒遍天下不更其制則未免大患此亦至明之理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民必有九年之食無三年之食者以為國非其國臣觀天下耕之者少食之者衆地力不盡人功不勤雖富室強宗鮮有餘積況其貧弱者乎或一州一縣有年歲之凶即盜賊縱横饑羸满路如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災或連年之

歎則未知朝廷以何道處之則其患不可勝言矣豈可曰昔何久不至是因以幸為可恃也哉固宜漸從古制均田務農公私交為儲粟之法以為之備此乃亦無今古之異者也古者四民各有常職而農者十居八九故衣食易給而民無所困苦今京師浮民數逾百萬游手不足貲度覶其窮蹙辛苦孤貧疾病變詐巧偽以自求生而常不足以生日益歲滋久將若何事已窮極非聖人能變而通之則無以免患豈可謂無可奈何而已哉

此在酌古變今均多恤寡漸為之業以救之耳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聖人奉天理物之道在乎六府六府之任治於五官山虞澤衡各有常禁故萬物阜豊而財用不乏今五官不修六府不治用之無節取之不時豈惟物失其性材木所資天下皆以童赭斧斤焚蕩尚且侵尋不禁而川澤漁獵之繁暴殄天物亦已耗竭則將若之何此乃窮獘之極矣惟修虞衡之職使將養之則有變通長久之勢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冠昏

喪祭車服器用等差分别莫敢踰僭故財用易給而民有常心今禮制未修奢靡相尚卿大夫之家莫能中禮而商贩之類或踰王公禮制不足以檢飭人情名數不足以旌别貴賤既無定分則姦詐攘奪人人求厭其欲而後已豈有止息者哉此爭亂之道也則先王之法豈得不講而損益之哉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此十者特其端緒耳臣特論其大端以為三代之法有必可施行之驗如其綱條度數施為注措之道則審行之必也

稽之經訓而合施之人情而宜此曉然之定理豈徒若迂疎無用之說哉惟聖明裁擇

論新法　程顥

臣聞天下之理本諸簡易而行之以順道則事無不成故曰智者若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也捨而之於險阻則不足以言智矣蓋自古興治雖有專任獨決能就事功者未聞輔弼大臣人各有心睽戾不一致國政異出名分不正中外人情交謂不可而能有為者也況於措

置失宜沮廢公議一二小臣實與大計用賤陵貴以邪妨正者乎凡此皆天下之理不宜有成而智者之所不行也設令由此僥倖事小有成而興利之臣日進尚德之風寖衰尤非朝廷之福矧後天時未順地震連年四方人心日益揺動此皆陛下所當仰測天意俯察人事者也臣奉職不肖議論無補望允前奏早賜降責

宋文鑑卷五十三